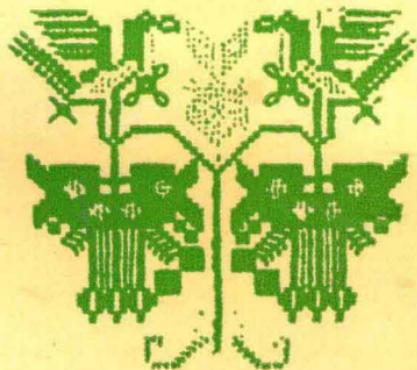


# 贵州 民族语文调查集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孙若兰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 贵州民族语文调查集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审定 苏太恒 潘世华

主编 孙若兰

编委 张和平 石锦宏

李显元 吴继堂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贵阳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 罗兴贵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贵州民族语文调查集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孙若兰 主编**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50千

1992年12月贵阳第一版 1992年12月贵阳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412-0273-8/H·10 定价：4.50元

# 序

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准备，于1991年12月3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妥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重要原则已由国发(1991)32号文件颁发全国，是我们今后做好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文件。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地区，情况比较复杂。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丧失母语或未掌握母语，因而选用了汉语、汉文作为自己的交际工具。如回族、土家族、白族、满族等；二是有自己的母语而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因而当前只有选用汉文作为书面的交际工具，但他们一部分或大部分人也兼通汉语，如仡佬族、水族等；三是有自己的母语和文字，如彝族有自己古老的彝文，而苗族、布依族和侗族，则是五十年代新创制的拼音文字（苗族改革了一种旧文字）。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数最多，约占全省

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在省民委的具体领导下，民族语文办公室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和文字试验推行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苗文在台江、凯里、雷山、黄平、丹寨、威宁等县进行了推行；布依文在望谟、龙里、罗甸、惠水等县进行了推行；侗文在黎平、榕江、从江等县进行了推行；彝文在毕节、大方等县进行了推行。所有民族文字推行点，无论是进入学校的或是农民夜校班，都从实践中得到了如下证明：一是民族文字反映了自己的母语，容易学、容易使用；二是民族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体现了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三是民族文字进入学校，加快了学习和掌握汉语文的速度，提高了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成绩；四是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如过去许多学校没有女生，开设民族语文课后，女生入学很踊跃；五是掌握了民族语文，能学习科技，提高文化知识，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六是掌握民族文字，能方便地收集和抢救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七是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能更方便、更深入地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民族语文办公室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贵州双语教学论文集》，现在编的这个本子，实际上是前者的续集。其中的论文和调查报告，都是经过作者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具体材料后写成的，其内容既是对民族政策的宣传，也是对民族文字试验推行的论证。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在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开幕式的报告中提到：“一些新创制和改进的民族文字，已进入学校，在儿童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中，取得了成效，在扫盲教育中，更显示了优越性。”贵州的实践完全与

他的看法相一致。

但是，我省的民族语文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在许多论文中都有反映。如政策宣传、协作机制、师资培训、教材编印、经费和机构的解决等等。特别是有必要提高对民族语文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该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我们强调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并不排斥更好地学习汉语、汉文。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将证明，未来我国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定会更加积极、更加频繁。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6月在宁夏视察工作期间曾强调指出：“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安心，要学习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提倡各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如果我在民族地区工作，我就要学当地的语言。”贵州各民族分布特点就是大杂居、小聚居。互相学习语言有很好的条件，少数民族学习汉文更是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这个讲话的精神，同样适合我省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更快、更好地贯彻全国民族语言文字会议精神，把贵州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张济民

1992年5月

# 目 录

- 序 ..... 张济民 (1)  
民族地区扫盲教育调查散记 ..... 今 旦 (1)  
贵州民族语文工作正在向纵深方面发展  
    ——民族语文工作调查 ..... 潘世华 (10)  
民族地区普及教育的有效途径  
    ——罗甸县双语文调查 ..... 张和平 (17)  
在摸索中前进  
    ——雷山县双语文教学的调查 ..... 李显元 (23)  
浅谈仡佬族的双语使用 ..... 张济民 (30)  
1990—1991学年度贵州中小学双语教学  
    定量分析 ..... 孙若兰 (37)  
黔东南自治州民族文字教学调查 ..... 陈 涛 (61)  
望谟县推行“布依文”教学调查 ..... 郭堂亮 (72)  
六枝等六县推广民族文字工作调查 ..... 鲁 汝 (82)  
川黔滇苗文推行情况 ..... 罗兴贵 (91)  
重振石门教育大有可为  
    ——威宁县石门乡民族教育调查 ..... 石锦宏 (97)  
雷山县双语教学的回顾与展望 ..... 陈达明 杨继东 (105)  
毕节地区双语教学调查报告 ..... 杨亚东 (112)  
黔东南、黔南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及文字  
    推行现状 ..... 理 叶 (118)

## 镇宁、关岭等六县（市）民族语言的使用

- 情况与文字推行工作调查 ..... 苑蔚 (127)  
试谈黔东南州民族语文工作 ..... 杨昌才 (135)  
威宁苗族语言文字推行使用情况 ..... 杨忠德 杨全忠 (142)  
黄平县推广民族文字工作的调查 ..... 覃敏笑 (146)  
陶尧乡连片推行苗文的调查报告  
..... 黔东南州民委调查组 (155)  
苗文进校后 ..... 麻江县小漫民办小学 (167)  
三龙成为我县开展“双语”教学  
和普及侗文扫盲试点乡 ..... 黎平县民委 (171)  
三关小学是怎样开展双语教学的 ..... 毕节县三关小学 (174)  
民族地区农村小学需要开展双语教学 ..... 唐云 (179)  
我对双语文教学的体会 ..... 杨通英 (185)  
坚持“双语文”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 罗甸县布也村“双语文”实验小学 (191)  
双语教学结硕果 ..... 黎平县吝洞小学 (197)  
凯里区小学“双语文”教学工作总结  
..... 凯里市凯里区教育办公室 (200)  
挂丁小学开展“双语”教学实验简况  
..... 凯里市挂丁小学 (206)  
后记 ..... (209)

# 民族地区扫盲教育调查散记

## 今 旦

扫除文盲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加强这项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因而获得了不少成就，世界文盲的比例数在下降；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其绝对数还是在增加着。据说目前世界上的文盲还有八亿五千七百万人，其中亚洲地区就有六亿多人。这不能不引起关心人类文明进步的人们的忧虑。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差及其他原因，尽管党和政府三十多年来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至今仍有二亿三千万文盲半文盲。这个数字占世界文盲数的四分之一强，占亚洲文盲数的三分之一弱，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如果把外国人称为“功能文盲”，即虽然识字，但阅读能力很低，又缺乏写作能力的人也算进去，其数字将会更大。而贵州的文盲比例又大大高于全国，为32%，少数民族地区则更高，为38%。某些民族聚居县比这还高，达到50%到60%。这是一个严重的事。

### 一、我们的现实是什么

从统计数字看，贵州少数民族的文盲比例为百分之三十

八左右。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够惊人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报表，那还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少数民族文盲的实际情况。今年三月笔者对台江县革东区一个有98户人家501人的苗寨进行了调查，发现现实情况与统计数字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该寨的统计数为：十四岁以上人数278人，其中文盲数为125人，占45%略弱；妇女文盲为101人，占文盲数的98%略弱；脱盲人数为153人，占成人数的55%略强。我们与村干部一起，根据这个数字逐一核实，并作了抽样测试，再与脱盲标准对照，结果证明，在脱盲者中，有49人根本达不到标准。因此，实际脱盲人数只有104人，为成人数的37%强，文盲数则上升为174人，为成人数的36%弱。为什么数字与实际不相符呢？原因有二：一是调查统计时只问是否读过书，只要是读过书的，也不管其实际能力如何，一律算是脱盲了；二是有部份人虽然具有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历，由于辍学多年已经复盲。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是工作不深入细致造成的。更严重的是还有个别地方弄虚作假，谎报脱盲数字。有的是重复统计，同一个人，一年报一个名字；有的是验收时找人代考，等等。这就必然造成数字不实。有一位负责扫盲的同志对我说：我虽然算是完成了任务，得了奖，但问心有愧。这些情况是难以从汇报和统计数字中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比数字提供的情况还严峻得多，我们绝不能回避或掩饰它，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它。

## 二、用什么文字扫盲

一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盲，应该首先学自己母语文字还是学第二语言的文字（汉文）呢？从学习效果看，学民族文字可以事半功倍，学汉文则事倍功半。因为少数民族文盲，特别是妇女多不通汉语，汉字本身又难学。民族语是他们自幼学会的语言，也是他们主要的交际工具；民族文字与他们所操的语言基本一致，至多不过有土语方言的差异，绝不会象学第二语言那么困难。在我省的七种民族文字中，除彝文外，都是五十年代新创制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二十六个字母，再笨的人一天学一个也只要二十六天就学会了，再结合课文学习一点书写规则及其他有关知识，就可以认读和记录语言了。实践证明，一个文盲只要经过二百多个课时的认真学习，就能获得自学的能力。而汉字呢，一字一形，光学会写一千五六百个字就不容易，何况还要会读、会讲、会用，达到“四会”才符合脱盲标准。特别是会讲、会用，少数民族学员更难办到。今年初笔者在剑河县久仰乡测试了几位已经算是脱了盲的苗族女青年，她们对所学过的课文中的一些词语，如“蜜蜂”、“裤子”、“血迹”、“泪珠”、“满身尘土”等都能读出声音，却讲不出它们的意义。连“裤子”都不知道所指何物，她怎么能用它来造句表达思想感情呢，就算她懂得“裤子”就是“laib khet”，也未必能够运用。因为语言中的词要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才能表达思想啊；而不同的语言又有不同的结构方式。“家机布裤子”，苗语说成“khet dob zaid”（裤子布家），与汉语完全相反。只懂

一些词语，而不懂组词成句的方式以及词语的配搭习惯，把这种语言的词套进那种语言的结构，那还能谈得上会用吗？当前民族地区扫盲的基本特点是：成年人利用夜间学习。成年人都有家务负担，白天一天的劳动已使人困倦，晚上再来自学，学的又是与自己语言毫无关系的文字，效果可想而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让人们尽快获得知识，必须改变过去的做法，充分发挥民族文字的作用。

### 三、怎样进行“双文”扫盲

所谓双文扫盲，就是分阶段地用民族文字和汉文进行扫盲教学。第一阶段先让学员学会民族文字，第二阶段用民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义，学习汉文，最后达到双文脱盲。这种作法是剑河县八一年底在温泉乡试办第一期苗文班时开始的。他们先用三个月扫除了苗文盲，接着再用三个月扫汉文盲，最后经过民委和教育局的联合验收，证明这种办法比单用汉文教学速度快效果好花钱少。今年剑河县民委和教育局已经达成协议，共同负责，用这个方法在民族地区进行扫盲，其他县、市也有的在试验之中。但是，对此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要学汉文何必绕个弯子呢？把学民族文字的时间都拿来学汉文，多记几个生词，多读几篇文章，效果不会更好吗？这个意见如果是反对学习民族文字的托辞，又当别论。我们这里只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探讨。试问，一个懂汉字的人和一个文盲在同样的条件下学习英语，给后者以比前者多一倍的时间，哪一个学得更快更好呢？毫无疑问，识字的人必然比文盲学得既快又好。因为文盲既无书写的习惯，也无本族文字

的帮助，全靠死记硬背，再加上他的脑子没有受到学习语言文字的锻炼，思维、阅读、理解诸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差。一个少数民族文盲在掌握了自己母语的文字之后，获得了自学能力，提高了学习兴趣，对文化科学知识的需求也会产生一种迫切感，这种心理因素对进一步学习汉语文是极为有利的。至于用民族文字给汉文注音释义，可以无师自通，提高学习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事实上双文扫盲比单用汉文扫盲费时少些。退一步说，就是相等或略多一点也是应该的合算的。因为他们都变成了“双枪将”，基本学会了两种文字，这对他们摄取知识会有更大的作用。

但是，在双文扫盲中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思想认识上不要把民族文字视作汉字的注音符号，学习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学习汉文。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学民族文字，其结果必将是匆匆把“拐棍”丢掉，最后落得个一无所得。对于学习文化来说，民族文字是普及的文字，汉文是提高的文字；没有普及要提高就很困难，越普及就越容易提高。母语的基础越好，学习第二第三语言就会越快。因此，在方法上，应该在学员们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民族文字之后再转入汉文的学习；在第二阶段的教学中还应通过注音释义和对比，使民族语文获得巩固和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双丰收的目的。二是两种文字分别验收，分别发给脱盲证书。人们通过任何一种文字获得知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都应该加以鼓励。可是有的地方却只承认汉文脱盲而不承认民族文字脱盲，脱盲后给的奖励也没民族语文教师的一份，这是不对的。中共贵州省委(84)十三号文件说：“对掌握民族文字达到脱盲标准的，有关部门应与汉文脱盲同样对待。”各地

应当按这一精神执行。这是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的问题，不要简单地把它看作一张证书几块钱奖金的小事。

#### 四、教育部门该不该抓民族文字扫盲

我们现时所说的文盲主要是指那些不识字的成年人，扫盲就是要使这些人能够读书识字，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个任务本是教育部门必须承担的。可是我们的一些教育部门却只管汉文扫盲，措施似乎也很得力，任务交给小学教师，完不成的要罚款或扣奖金，完成者得奖，就是不管民族文字扫盲。笔者在一次调查中与一位苗族小学教师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谈话：

“给你们的任务能完成吗？”

“我们教的学生，学五六年好多人都脱不了盲，业余夜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年咋个办得到。”

“一年办不到，两年呢？”

“一年都难得坚持，两年还有谁来，要扣要罚由它去。”

“用苗文怎么样？”

“苗文只要半年保证完成任务，就是教育局不干。”

老师肯教，学员肯学，效果也好，就是教育局不肯，岂不怪哉！问其原因，主要的一条是民族文字还在试行，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

文字是人类记录语言、传递信息、接受知识的工具。它的产生一般都是在人类社会有了阶级分化之后；尽管在阶级社会里掌握文字的多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但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在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有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

有的则是近代帝国传教士帮助创制的，党和政府对它们一律持尊重的态度，并且让它们得到使用和发展。我们现在推行的几种拉丁化拼音文字方案，都是五十年代在党中央的关怀下，通过大批的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后制订出来的，也是先后经中央民委同意试行了的。传教士创制的文字尚且是合法的，解放后党帮助创制的文字反倒说它没有得到承认而加以种种责难，岂非咄咄怪事！实际上这些新创的文字方案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知识创订的，五十年代及最近四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它们是科学的，是符合各民族的语言实际的，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欢迎。当然，这不是说它已经尽善尽美了。试行就是要在行中求完善，等完善了再行那就永远也完善不了。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还在整理规范；汉语拼音方案从国务院公布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还存在一些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有的问题就是现在解决了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将来也可能重新考虑，这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历史上，不乏其例。试行只是在实践中检验其是否科学适用，并不是不承认其合法性。国家的根本大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推行民族文字的根本保证。我们衷心希望教育部门象抓汉文扫盲一样抓民族文字扫盲。在这方面，还有各级民委的密切配合，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民族地区的扫盲任务必将按国家的要求如期完成。

## 五、怎样巩固扫盲成果

复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汉文和民族文字都有。民族文字复盲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读物。现在每种文字都只有几

本书，掌握文字之后，只要几天功夫就可以全部读完。有的地方虽有报纸，也是两三个月才出一期，而且版面不大，发行量小。笔者在剑河久仰调查得知，黔东南州民委编的《苗文侗文报》，该乡的数百名读者只得三四份，你争我抢，最后连影子都不见了。其次是社会上还不太通行，缺乏使用的环境。要避免复盲，必须加强编译出版工作，尽快向脱了盲的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各种读物。此事省民委和民族出版社要抓，各地也应该创造条件编辑一些乡土读物或创办地方性小报。这样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食粮，也沟通了信息，可谓一举多得。汉文读物虽然汗牛充栋，但对于刚脱盲的人不是太深了看不懂，就是内容不切合需要，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民族聚居地区，家庭和社会都使用母语交际，汉语文使用的机会不多，这是复盲的主要原因。笔者调查过一个寨子，有十名初中生，辍学回乡后都先后变成了文盲半文盲。有的地方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规定，凡上过四年级的人都不吸收进扫盲班，这就使这一部分人失去了温故知新的机会。有的地方的民族文字扫盲班规定，已经结业的学员每周回班集中复习一次，这不失为避免复盲的好办法，值得推广。

“三天不读口生，三天不写手生。”应该提倡常读常用，要设法创造读和用的环境，使人们不丢生。

识字只是使人掌握一件求知的工具，不是扫盲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掌握这个工具后去接受更多的知识，获得建设四化的本领。扫盲工作不能只满足于认识一千两千字词，会看通俗读物和会写简单的应用文，应该进一步组织和引导人们去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应开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课程。现在我们的扫盲多是只搞一

次教育，脱了盲也就不管了。年年累计数字不小，实效如何值得研究。这种猴子掰包谷式的做法应当改变。扫除一个文盲相当困难，巩固一个也不容易。脱了盲而不巩固就是前功尽弃。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巩固扫盲成果，以发挥其社会效益。